

延安的克復與失落

陳 綏 民

最大勝利最大挫敗

延安自唐宋以來即為邊區要塞，乃兵家必爭之地，縮鞬關中與陝北通華北西北之要徑，昔為延安府治，明末流寇張獻忠、李自成以延安為猖亂之地，毛澤東在延安清涼花園內設置有毛澤東本人以及張獻忠、李自成的浮彫像，可見毛某之荒謬與怪誕。

國軍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攻克延安，為剿共戰史上繼江西五次圍剿收復瑞金後之最大勝利。當年先總統蔣公介石得悉後，即以「手啓寅馬府機電致胡長官宗南：延安如期收復，為黨國雪廿一年之恥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報之也，時閱捷報，無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傷者應速詳報！至對延安秩序，應速圖恢復，特別注重其原有殘餘及來歸民衆與俘虜之組訓慰藉，能使之對共產壓迫欺騙之禽獸行為，盡情暴露與徹底覺悟。十日後，中外記者必來延安參觀，屆時使之有所表見，總使共產黨往日在延安之虛偽宣傳完全暴露也。最好對其所有制度，地方組織，暫維其舊，而使就地民衆能自動革除，故於民衆之救護與領導，必須盡其全力，俾其領袖中央實為其解放之救星也

。國軍及我們所有工作人員對蔣公之指示，特別善待俘虜及撫綏民衆，大家通力合作，不僅恢復延安舊觀且開闢自由市場，建設延安新市區，允許民衆自由生活與買賣。四月四日即有中外記者團五十五人到延安參觀訪問，其中外籍記者七人，女記者二人，代表報館通訊社三十九家，中央派沈昌煥先生及皮宗敢將軍陪同，計有紐約時報的杜瑞特、大公報記者周榆瑞（年前在美病故）、中央社耿修業（現為大華晚報社長）、和平日報姚秉凡（現任職於國家安全委員會）、大同通訊社李健華（大陸工作會副主任，已退休）及魏景蒙先生等，由參謀長盛文負責接待，曾在延安機場舉行閱兵禮。記者們於參觀訪問探悉陝北一帶地形，毛澤東倉皇逃出，對國軍於五日內攻克延安之奇蹟，咸表敬佩。

這一次戰役因共謀劉斐事前通風報信，操縱戰略指導，西安共謀特務滲透運用，其最高指揮者趙耀斌（被捕後反正，曾任情報局匪情研究室主任，現已退休）深入我總部內層之布建及情報之迅速確實，使陝北共軍免於全軍覆滅，毛澤東亦僥倖逃走，且進一步導致國軍深入後之節節失利；三十七年三月三日中共由山西抽調部隊數萬，配合彭德懷之一、二、三、四、六、八各縱隊與賀龍之三、五、八、三、五九旅，圍攻宜川與洛川，使

國軍進入其包圍圈，激戰數日，我廿九軍全軍覆滅，軍長劉戡、師長嚴明自殺成仁，使國軍攻克延安後不久又遭到最大之失敗。言之痛心，蔣公寅元府機電云：

「宜川喪師，不僅為國軍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為無意義之犧牲，良將陣亡……情何以堪……。」

反攻復興勝利在望

一年之間一勝一敗，得失之間相去甚遠。由於宜川失守，洛川被圍，延安守軍五十三師乃奉命撤退，先解洛川之圍，再轉至渭南參加「涇渭河谷」之戰，共軍覆滅，彭德懷僅以身免，國軍報了宜川慘敗的一箭之仇；不過自此我軍亦元氣大傷。撤退延安時在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廿九日，距攻克延安之日，為時僅一年兩月零十三天，回憶往事不勝感慨，尤其值得警惕。

當年國軍能於五日之內一舉而光復延安，今日中共盤據大陸和當年統治延安同一模式，今後時機到來時，未嘗不能一舉光復大陸。今日大陸中共政權，內困外危，民不聊生，一窮二白，色厲內荏，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三民主義的光輝已普照大陸，當年我們光復

延安，就是未來光復大陸的歷史前例，勝利在望。

假借抗日經營魔窟

中共於民國廿四年經國軍五次圍剿，無法在西竄，乃經過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流竄到陝北，雙十二事變後進據延安，即以此地作為根據地，時當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戰開始，中共假名抗日，發表「八七宣言」，反共產國際的「反帝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提出四項保證：

(1) 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2) 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領導。

(3) 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徹底民主制度。

(4)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堅決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綱領。

同時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正式向政府輸誠，當時國家基於一致團結對日抗戰，乃接納了中共的投降，並改編紅軍為十八路軍，整編為三個師，受政府的正式補給。孰知中共包藏禍心，表面求和委屈求全，實際則為避免其覆滅之命運，偽裝投誠，居心叵測，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假名抗日，實際則利用國人一致抗日的心理，大肆擴張勢力，並全力經營延安，在延安設立「中共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女子大學」、「陝北公學」、「安吳堡青年訓練營」等，在全國各地後方，大肆招搖，招攬吸收

各地青年前往延安，並宣稱：「延安是抗日民主聖地」、「延安是東方的莫斯科」，使很多不瞭解中共作爲的青年被誘騙前往陝北，接受共黨的馬列思想毒化訓練，然後派往我大後方進行所謂「白區工作」的滲透分化和擴展游擊區的工作。

兩手策略進行分化

當時他們的政策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並逐次將延安勢力向陝甘寧各邊區進行蠶食二十餘縣，建立其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割據自大，抗命政府、背叛國家，延安為發號司令臺，招兵買馬全力經營，達十三年之久。政府當年因基於外抗強敵，對中共之罪行儘量容忍，冀其有所覺悟與改變，致未予以徹底消除，使其坐大，成爲國家心腹之患，引來大陸淪陷的歷史災難，誠堪浩嘆。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後，十月毛澤東親至重慶參加雙十會談。政府爲了戰後休養生息，整軍復員，從事國家建設，爲了國共和談，特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復因美國馬歇爾來華調停，共黨乃運用其「和平與戰爭」的「兩手策略」，實行「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來進行挑撥分化，高呼反內戰、爭民主，煽動學潮，利用民盟作貓爪，反對國民黨獨裁，瓦解民心士氣。

掃蕩計劃竟然洩漏

民國三十五年政府決定行憲，結束訓政還政於民，企求國家真正的和平統一，無黨派的政治協商會議一再會商決定，取得協議之後，當經決

定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可是到了會期迫近的前夕，爲了中共及民盟問題，特將大會日期延緩了三天，詎料中共早已蓄意叛亂，自毀諾言，拒絕參加。民國三十六年國民政府完成實施憲政準備工作，決定正式行憲，中共乃乘機在各地進行叛亂，攻城掠地、燒殺擄掠，人神共憤；政府迫不得已，乃決心攻擊延安，予以嚴懲。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胡長官宗南偕參謀長盛文飛京，下午四時晉謁先總統蔣公介石，密呈進攻延安軍事計劃，蔣公問：「陝北作戰有把握否？」胡長官列舉敵我兵力及攻掠方針以對，並稱極有把握。晚八時賜宴席間仍詢有把握否？胡答如前。三月一日十時在國防部研究攻擊延安方案，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維章）主持此一會議，對胡部提出之方案認爲妥善；晚九時胡會同劉斐同謁蔣公，即蒙同意，決定三月十四日開始行動。共黨此時可能已自劉斐處得悉國軍決心進攻延安之計劃，除積極由山西抽調共軍徐向前部向陝北馳援外，並在山西河南地區作全面之蠢動；劉伯誠及陳慶波先後攻陷孝義、汾陽、臨汾一帶，伏牛山一帶之共軍則竄擾河南盧氏，李先念率部由湖北竄入陝南，陝北彭德懷部則南下進窺陝中；在陝北中共之留守兵團賀龍部則積極部署，同時由晉西抽調陳慶及王震兩部三萬餘人進入陝北地區，並動員民兵構築工事。當時中共頗有固守延安之意圖，估計其全部兵力約爲十萬之衆，民兵七萬餘，合計爲十六七萬兵力，準備在磅山地區與國軍決戰，用兩翼包圍國軍。

全面攻擊遲了四天

三月一日胡長官宗南飛鄭州謁參謀總長陳誠及顧主任祝同，商討攻略陝北之軍事計劃。三月三日胡長官返陝後，十日到洛川召集各軍師高級幹部舉行軍事會議，出席的有整一軍軍長董釗、整二十九軍軍長劉戡、整一師師長羅列、整九十師師長嚴明、陳武、整二十七師師長王應尊、三十六師師長鍾梅、十七師師長何文鼎、整三十四旅旅長何奇等，商討攻掠延安及陝北之全盤戰鬥部署。

攻擊計劃分為左右兩翼，採取中央突破與兩翼包圍夾擊之攻勢戰略方針，兩路進軍，速戰速決，其區分為：

右兵團指揮官為整一軍軍長董釗，率第一師三個旅、整二十七師兩個旅、整九十師兩個旅、重迫擊砲一個營、工兵兩個營，在宜川之平陸堡、龍泉鎮間地區就攻擊位置，經金盆區、孫家堡、張家橋、大小碩山至延安大道，及附近地區向延安市區攻擊前進，依奇襲突破共軍陣地，並依左兵團之協助，以閃電行動迅速奪取延安，並包圍共軍主力於延安附近而殲滅之。

左兵團指揮官整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率整三十六師兩個旅、整十七師兩個旅、整三十六師一個旅，附砲兵五十一團之一個連、工兵一營，於段仙子、黨家原街子河之間地區就攻擊準備位置，經洛川延安公路及其兩側地區向延安攻擊前進，依奇襲突破共軍陣地，協助右兵團包圍共軍主力於延安附近殲滅之。

隴東兵團由整三十六師副師長顧錫九指揮，率新一旅、獨立第一、二、三團，及陝西保安第三、第六團、甘肅保安第一團，以新一旅編為若干靈活戰鬥羣，於左右兵團攻擊前進前兩日開始向保安方向伴攻，碉堡線守備部隊同時配合採取積極行動，以此擾亂誘惑欺騙敵人，牽制當面共軍行動。

總預備隊整七十六師配合隴東兵團行動，先期於隴東方面發動攻勢，以先期攻下慶陽合水，使敵人誤以在此一線攻掠，分散其注意與兵力。

上述攻擊部署原定三月十日拂曉開始行動，嗣因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及美方調處人員尚在延安未飛離，乃延至十四日拂曉始下達全面攻擊令，分別開始向延安方向進軍。

大軍壓境毛酋逃竄

國軍當時進攻之日程如次：

十四日拂曉二十九軍攻佔茶坊、交道鎮、牛武鎮、郝家原等地區，第一師於清晨由新莊、觀亭地區發動攻擊，沿途排除共軍節節抵抗，午後攻佔臨真外圍及義落坡、標家臺以北高地之線，二十七師攻抵西爪要險。共軍右翼開始潰退，五十三旅俘中共官兵五十餘名。

十五日第一師攻佔臨真鎮共黨西北主陣地，攻達董家臺、三泰莊西南之線，二十七師佔領臨真鎮，擊潰共軍三五八旅，十七師同時攻佔北山寺及榆家橋擊潰共軍教導一、二兩旅。

十六日中共警備第三旅全力已由西華地向延安集中，三五九旅長向延安方向增援，我方攻擊清

華砭之何奇旅長不幸陣亡，我右兵團整一師七十八旅繼續攻擊前進，午前即佔領金盆灣及其附近共軍方馬坊以南高地主要鎮鎗部數處，一六五旅同時攻佔板橋屯、磨子術之線。

此時共軍總指揮部已移往延安北壘園，我進攻延安各師繼續攻擊前進，第一師攻擊金盆鎮之時，共軍陣地縱深約三公里，共軍留守兵團之教導師及一個縱隊曾負隅頑抗，我軍迂迴殲滅，奮勇力攻，苦戰六小時始行攻克。

十七日九十師攻佔松樹鎮，整二二三旅攻佔甘泉縣，繞過南泥鎮（為共黨種鴉片地區），擊潰共軍第八、第十、第十九三個旅，下午六時攻佔馬家坪，俘共軍官兵一千餘人。

十八日我左兵團攻擊大小碩山，與賀龍部留守兵團主力及其支援部隊之教導第一、第二、第八、第十數旅在此作決定性之一戰，我三十六師傾全力攻擊，我右團第一師已擊破當面共軍三旅之衆，到達程家溝、楊家溝之線，已對磅山形成側背威脅，此時我攻擊磅山之奇峯營營長譚彥和率部直衝向磅山正面攻擊前進，並高喊活捉賀龍，不幸為共軍伏兵所襲擊而陣亡（按譚彥和為清華大學地質系四年級高材生軍校十五期）。此時右兵團羅列將軍所率之第一師已擊潰共軍之主力，正向延安外圍攻擊前進，毛澤東曾命令賀龍在磅山一線憑險死守，至少應支持三、五日以待援軍，不意在一日夜之間，大小磅山及松樹嶺間地帶，共軍曾利用日俘構築之永久地下工事，形成延安外圍之堅強據點，為我軍突破，中共守軍主力二二〇師，廿七師、新一旅、新四旅、新八旅、新九旅，全線崩

敗，為毛酋澤東始料之所不及，迫使毛酋澤東倉皇逃命，從此對賀龍心懷不滿，種下以後賀龍最早被解除兵權之主因，文革期間被鬥後囚禁餓死獄中。

十九日拂曉，右兵團第一師繼續乘勝向延安突進，一六七旅於上午七時許攻佔延安附近之寶塔山，七十八旅攻佔延安附近之墩兒山，第一旅鑽隙於上午八時協同一六七旅擊破延安守城共軍進入延安市區，並向西北掃蕩。整九十師亦同時攻佔延安東北之清涼山（原中共抗大校址）及飛機場地等，此時整個延安市及附近之高山山嶺，清涼山、鳳凰山、墩兒山，盡入我軍掌握控制之中。

此時我第一師突擊隊，會同我所率領的一個工作組，首先過延河進入中共中央總部楊家嶺，及毛澤東住處之延園（原名棗園）。當我們到達毛澤東所住之延園三個密洞時，猶見毛澤東所吸之茄立克香煙尚在書桌上，及其所閱讀圈點之書籍如三國演義、水滸傳、御批資治通鑑、李達所譯馬克斯全集、艾思奇所寫之大眾哲學和毛澤東在學校、抗大、魯藝的部分講稿照片，散落在密洞內。毛澤東兩個女兒李敏（賀子珍所生）、李納（江青所生）和江青的一些衣物均拋棄在密洞內。另外還有毛澤東最喜歡吃的醃臘狗腿一隻仍在（後來我曾請空軍雷平及駐軍十二旅旅長及團長等餐敘吃毛澤東的狗腿）。

由此足徵毛澤東逃離延園之時間不久，而且是倉皇別竊。後由在延園向我投誠之里長張得志告稱：毛澤東是在與賀龍吵架罵娘後，於十八日深夜由警衛團團長汪東興保護向延安以北王家場、安塞方向逃跑的，與我軍突擊隊進入延園時相

差僅四五小時而已。但因由延安往北地區均為深溝斷層岩，對面可以看見講話，但走過斷層深溝，繞道需要一天時間，加上當天陰雨和濃霧，飛機亦無法飛臨，否則毛澤東必被活捉，真是天意，使毛澤東得以逃脫而為禍中國，徒增浩嘆而已。

五天時間克復延安

按中共於毛澤東死前曾由新華社描述當年延安撤退，毛澤東倉皇出走經過，由汪東興掩護逃至王家坪真武洞密洞內猶在親自指揮陝北共軍之情形，當時僅江青在其身旁，後經清潤轉入山西，而後回到石家莊。故在中共十惡大審時，江青曾指着共幹們大罵那時你們都在那裏？即係指當年延安撤退逃亡時之一幕往事而言。

當我軍以最快速之攻擊進軍延安，僅五天時間，不僅出乎共軍始料之所不及，也出乎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此一捷訊傳出後，廣播及新聞報導立即傳遍全國各地，西安、京滬、武漢各地報紙均用大字號標題：國軍克復延安。

我們第一線的指揮官整一師師長羅列將軍立即於三月二十一日以快函向其夫人葉紹勤女士報喜訊。

同時當我軍決定十四日開始攻擊延安前夕，羅列將軍曾寫下遺囑送回西安長官部及其家人：以此次奉命攻取中共巢穴延安，為畢生反共抱負的最重大任務，如不成功，絕不偷生，惟有成仁以報長官與領袖知遇拔識之恩。待攻下延安後，始由第一師參謀長張銘梓傳出，大家始知當時羅列將軍之決心，軍中上下莫不感佩。

共諜作崇功虧一篑

我軍克復延安後，二十一日兩軍在延安會師，中共在邯鄲電臺廣播宣布延安失守。我左右兩兵團全軍繼續向北追擊，共軍自知不敵，一方面實行堅壁清野，同時除將所有可行車之大小道路徹底破壞，另在水渠水井中放毒，以阻延我軍之前進，並採取躲避及迂迴戰術，避免與我軍決戰，待我軍深入後，即切斷我交通線。三月廿九日我二十九軍向岔瓦坪、胡草溝，三十一旅九十二團向青化砭突進時，遭共軍伏擊，全部覆滅。九十師收復延川；三十一日整一師與整九十師會克瓦窰堡，三十一日整一軍到達委家岩附近，二十九師攻抵張家渠附近，至此再度收復延安、洛川、清澗各縣。

五月二日我整一軍由槐樹灣附近向綏德攻擊前進，沿途擊破共軍三五九旅、新四旅主力之逐次抵抗，整九十師主力繞共軍右翼；五月三日整一師在兩軍之間地區鑽隙突入綏德，經三小時巷戰於十二時許攻佔綏德縣城。此時中共偽戰區主席李鼎銘等偕同一個警備旅竄抵安塞真武洞，我軍因深入補給困難，乃將主力向南轉進，整理補充。共軍乃採取圍魏救趙之戰略，時晉西南共軍陳賡率三萬之眾圍攻晉南運城，我軍乃抽調部隊馳援。五月十三日共酋朱德、彭德懷、王震、張宗遜、王世泰等在岳武洞開會，策劃全部進犯與反擊，並由晉西調來共軍兩師竄抵清澗以東地區，並圍攻綏德。

我軍一面掃蕩，一面整補，一面又須安民，

艱苦異常，直至三十七年一月開始撤出陝北各縣回到延安。延安守軍十七師於五月二十九日奉命撤離洛川之圍後，參加涇渭河谷之會戰，計自延安攻克迄至撤離，為時一年零兩月餘。回憶這一段經過史實，實有無限之感慨與警惕；我軍後來之節節失利，主要在收復延安後之全軍攻略均為國防部共謀劉斐與一戰區長官部機要室副主任戴仲容二人將我軍情況全部洩露，致使我軍功虧一簣，且有後來瓦子街一役，我九十軍盡入共軍口袋戰術中而全軍覆滅之慘痛教訓。

收復延安綏撫措施

在我準備進攻延安前後，首先在長官部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以張研田、楊爾瑛、陳建中、王超凡（已故）、李滄龍（在西昌被俘死難）、王友直（已投共）等為委員，蔣堅忍先生為主任委員。

待延安正式光復及陝北各縣次第攻克後，即由陝西省政府報請行政院成立陝北行署，由顧希平（已故）兼主任，劉柏常為秘書長，張丹柏為第一處處長，負責規劃建設新陝北，以三民主義理想藍圖在陝北收復區逐步實施。發表周保黎（陷大陸）為延安區專員，邱世膺（已故）為綏德區專員；原發表白崇禧為延安市長未到，即改派政工大隊長陳大勳（即陳綏民）接任；其次陝北已收復之各縣長人選均先後派定，後並由本人負責接收解放日報改名為「延安日報」，先為石印改為鉛印，時在十月初正式出版。

對於被俘共軍官兵，計官五五九員，兵九、六三三名，向我方投誠者計有：

陝甘寧邊區議會副議長畢光斗，五十歲，陝北延長人。

抗大四分校教育長魏琳，四十歲，江蘇人（曾任抗大教務長）。

中共中央保衛局延安區特務科長韓繼恩，三十二歲，山東人。

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四十五歲，陝北橫山人。

中共新華日報記者黃雲高，二十七歲，湖南人。

曾任共黨七七日報記者熊毅齡（女），廿四歲，安徽人。

延安地區植樹英雄馬洪禮，三十八歲，陝北安塞人。

延安市延安區里長張得志，二十九歲，延安人。白求恩醫院護士長程淑芬，二十八歲，河南人。

清涼花園招待所服務員王志平，三十歲，陝北人。

馬列主義圖書館管理員章子平，二十九歲，山西人。

總計向我方自首投誠的約有三十餘人，均分別偵詢後加以妥善之安置，派在延安市政府及延安日報即有七八人之多，延安撤退時有的留下未全部帶走，有的帶至西安，連同涇渭河谷會戰時所俘共方官兵兩千餘人，會同攻克延安時所俘共方官兵四五千。卅七年七月在西安附近成立「青訓總隊」，負責管訓共俘，先派李若海將軍為總隊長（已故），本人擔任特派員；後來總隊長

由原長官部二處處長金樹榮擔任（曾任國防部保密局東南訓練班副主任，來臺後已故），直至三十八年西安撤退時為止。

血的教訓豈可忘懷

年前，投共之劉維章（斐）死亡，中共前任統戰部部長烏蘭夫代表共黨中央追悼時致詞極力讚頌劉斐對共黨之貢獻，可見中共對劉斐當年在國防部內，為中共通風報信，在指揮作戰決策上導誤，致使國軍在反共戰爭中遭致挫折與失敗；同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復為共謀戴仲容等所滲透，以及西安電訊局科長方某亦為共謀，致使後方軍政措施與兵員調動，均為共方所洞悉。這一頁歷史教訓，吾人記憶猶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今天敵我鬥爭面臨國家歷史文化生死存亡的時刻，中共圖我不遺餘力，一切陰謀手段與方法無所不用其極，值得吾人提高警覺，嚴防共謀之迂迴滲透，並利用「臺獨」作貓腳爪，以及假藉自由民主口號來進行反黨反政府之活動，企圖分化、挑撥、滲入。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全民發揮憂患的共同意識，精誠團結，清除內部敗類，朝着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道邁進，以期一舉光復大陸！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五三六四二〇六